



金岳社區實現以直升機載耆老返回Ryohen（流興）部落的圓夢計畫。（圖片來源：金岳社區發展協會）

南澳生態旅遊與手作步道

文、圖 | 陳朝政 | 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政策暨資訊主任
賴安芝 | 社團法人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專案秘書
陳建忠 |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技士（通訊作者）
吳思儀 |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課長

林務局自2001年著手建置全國登山健行步道系統，至2014年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，其中「南澳古道」隸屬於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管轄之「蘇花一比亞毫國家步道系統」，具有族群特色與生態旅遊魅力。為促進山村經濟、創造就業機會，同時發展國際級步道生態旅遊，行政院於2014年裁示研擬步道結合生態旅遊的發展策略及模式。羅東林管處與宜蘭縣政府推動的「泰雅山徑計畫」相互配合，委託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嘗試以步道結合周邊社區、部落，研擬以步道為場域的特色遊程，輔導山村提供簡易但具地區特色的生態旅遊服務，以促進環境、文化、社區經濟之永續發展。

「蕃社の森に 小鳥は啼けど
何故に帰らぬ ああサヨン

（部落的森林裡 小鳥一直啼叫
為何不回來呢 啊～莎韻）」

——《サヨンの鐘》（莎韻之鐘）

位於宜蘭縣南端與花蓮接壤的大南澳地區，因山脈走向區隔，形成分布在東澳溪、南澳溪及和平溪3個河川沖積扇上的生活圈，行政區劃則分成7村、3里，由北而南分別是東岳村、東澳里、南澳村、南強里、朝陽里、碧候村、金岳村、武塔村、金洋村及澳花村。其中，7個村隸屬於南澳鄉，以泰雅族人聚落為主，其他3個里則是隔著省道臺9縣，為蘇澳鎮轄下行政區。

在文獻上，「大南澳」的地名首見於西元1852年（清咸豐2年）完成的《噶瑪蘭廳志》，「噶瑪蘭…（略）廳治東至過嶺仔，以海為界，十五里；……東南至蘇澳過山大南澳界，八十里。」而世居在這片廣大地域山區中的泰雅族人，依據不同方言群的傳說與文獻紀錄，發源於南投縣仁愛鄉、濁水溪與北港溪上游的泰雅族人，因人口飽和等因素，從清初起展開活絡、頻繁的遷徙，並於清末形成區域性的族群「IlyungKlesan」（「Klesan流域」之意），即為現在的「南澳群泰雅族人」。

從同一片生活區域在行政區劃分屬南澳鄉及蘇澳鎮，稍可窺見近代國家治理的痕跡。1874年（清同治13年），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，代臺灣兵備道夏獻綸主導北臺灣的防務與「開山撫番」事務，率兵闢建「後山北路」；1890年（清光緒16年）臺灣巡撫劉銘傳，派兵對南澳群泰雅族人展開大規模「討伐」；1908年（日明治41年）「大南澳隘勇線」完成，南澳地區的泰雅族迫於武力、缺乏物資，於1909年「歸順」。

緊接著1914年（日大正3年），日軍發動「太魯閣戰爭」，同時也對南澳群泰雅族人發動攻擊，而後清繳槍枝，奠定日人在大南澳地區的統治地位。1917年（日大正6年）南澳支廳設立，招募平地人進入此區墾殖。基於日治時期的原、漢隔離政策，漢人居住於沿海的平地地帶劃入蘇澳街，山麓地帶則屬於泰雅族人的居住範圍；戰後國民政府仍沿襲此行政區劃，以蘇花公路為界，東屬於蘇澳鎮，以西為南澳鄉。

大南澳地區的歷史並不只是泰雅族人與漢人、日人之間的衝突與交流。IlyungKlesan其實是從17世紀以來，由陸續從臺灣中部山區遷徙至此的3個語群的15個部落群所組成；部落間不免為了爭奪資源與空間有所競合，但隨著外來政權的衝擊，各個系統不再各自為政，而是在南澳山區形成同一流域的「攻守同盟」的群體，共生共存。

儘管如此，在日治時期「理蕃計畫」逐步推行下，南澳群泰雅族人受到日人的威脅利誘，陸續從深山祖居之地遷出；當時各部落主要是利用「番地武塔道路」往來南澳平地與部落。當1964年最後一部分族人遷居至現在的金洋村及武塔村，IlyungKlesan成為泰雅族少數整個流域遷離原居地的社群，而由林務局以「番地武塔道



南澳群泰雅族部落位置圖。

路」為基礎整建完成的「南澳古道」，也成了南澳群泰雅族人重回祖靈地必經的第一哩路。

「你還記得流星嗎？」

由於原居住在南澳山區的南澳群泰雅族人，是近100年來才陸續因政府的政策從山區遷徙至平地。其中，最晚是Kngyan（金洋）部落在1964年才遷至目前的Kingyan（今金洋村），距今不過52年。由此可知，對南澳在地的社區而言，對抗的不僅是外部快速變遷的環境衝擊部落，更要面對內部傳統文化根基快速流失的危機；就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金岳部落積極尋找「回家的路」。

1958年，Ryohen（流興）部落配合國民政府政策，仍住在Ryohen的45戶族人決定遷徙下山，與1915年便遷居住在Ropew（鹿皮，今金岳村）的Buta（武塔）人和一小部分Tpihan（塔碧罕）人組成了現在的金岳村。不只是金岳村，整個南澳鄉的7個村都是當時南澳山區的15個部落，因種種原因歷經如此將近百年來的遷移所組成。離開了祖居之地的南澳群泰雅

族人，不僅面臨土地、產業、經濟等問題，也喪失了與傳統文化聯繫的空間記憶，導致年輕一輩的泰雅族人和傳統之間有著嚴重斷裂。

為此，金岳社區發展協會從2005年開始，持續不間斷的辦理「尋根活動」，由耆老帶著年輕人找路、開路，回到舊部落進行相關文物的保存與紀錄，更在2013年透過募款與企業贊助，展開了「直昇機之旅圓夢計畫」，用直昇機載著離開故居已達55年的耆老們，搭上直昇機重回他們思慕懷念的Ryohen（流興）部落。直昇機圓夢之旅不但讓部落耆老重拾記憶，讓部落青年對這塊土地跟這個社區多了認同感，也讓部落所有人建立起一份連結，進而得以更積極的推動結合傳統文化特色的旅遊活動，藉以推廣社區，同時讓泰雅族的傳統可以在生活中延續。

手作步道的創新思考

若將金岳部落的經驗視為南澳地區生態旅遊發展的縮影，可以發現，由於經歷了大規模的集團移住與遷村，現今生活在南澳地區的南



2013年，金岳社區實現以直昇機載耆老返回Ryohen（流興）部落的圓夢計畫。（圖片來源：金岳社區發展協會）

澳群泰雅族族人，除了有尋求產業發展的急迫性，重新連結、傳承傳統文化的必要性更是刻不容緩。

林務局自2001年著手建置全國登山健行步道系統，歷經選線、定線、系統規劃、步道整建維護、資訊平台建置，乃至無痕山林運動的推廣、整合步道系統的多元旅遊活動等軟硬體工作，至2014年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，其中與南澳泰雅族人傳統及文化息息相關的「南澳古道」，隸屬於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管轄之「蘇花—比亞毫國家步道系統」，相當具有族群特色與生態旅遊魅力。

為了促進山村經濟、創造就業機會，同時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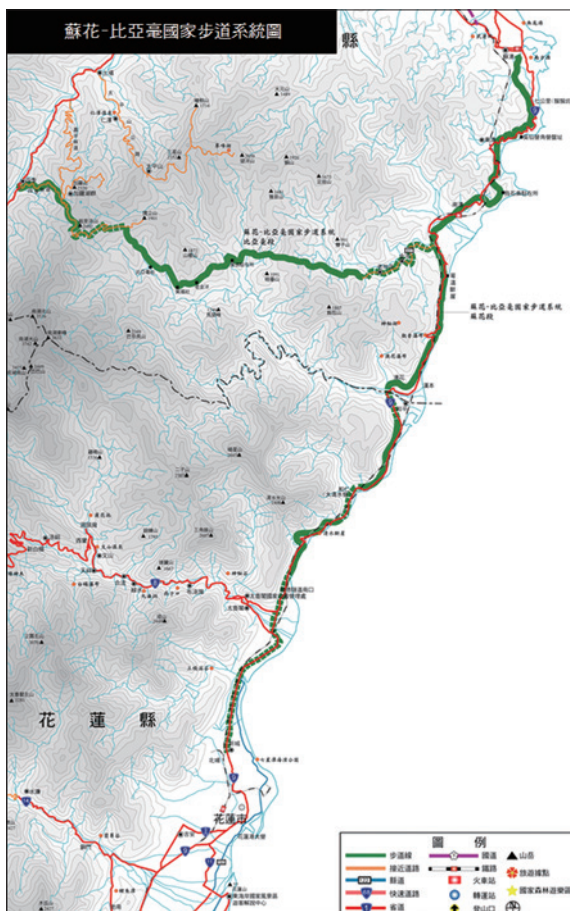
展國際級步道生態旅遊，向國際宣傳台灣山林生態與人文特色，行政院於2014年裁示研擬步道結合生態旅遊的發展策略及模式。在這個政策脈絡下，羅東林區管理處進一步與宜蘭縣政府大力推動的「泰雅山徑計畫」相互配合，委託台灣千里步道協會嘗試以步道結合周邊社區、部落，研擬以步道為場域的特色遊程，輔導山村提供簡易但具地區特色的生態旅遊服務，以促進環境、文化、社區經濟之永續發展。

千里步道協會早於2007年便與南澳在地社區夥伴有所合作。2007年5月間，千里步道舉辦了第一次「慢行島嶼之東—千里步道蘇花行腳」活動。5天的活動期間，從花蓮的崇德出發，全程以單車及步行的方式造訪南澳地區的澳花、朝陽、東岳等社區。歷經十餘年各地社區的參與，千里步道一方面已串聯完成環島路網，過程中也發現文化、產業、自然環境的在地重要性，因為這些元素才形成一個完整的聚落。因此，近年來持續透過「手作步道工作假期」結合生態旅遊，期待透過串聯在地社區、整合上述元素，形成環境保護的網絡。

2014年，千里步道協會在羅東林區管理處的委託下，再度回到南澳，展開迄今4年且仍在現進行式、陪伴社區推動生態旅遊的工作。

在羅東林區管理處的計畫投入之前，大南澳地區各部落、社區多已有成熟度不一的生態旅遊服務，但鮮有跨社區、部落的遊程類型；此外，南澳在地社區組織各自的發展成熟程度上有相當大的差異，其中以朝陽社區發展協會、金岳社區發展協會，及東岳社區發展協會搭配多必優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最為成熟。

隨著計畫展開，千里步道協會藉由過往環島路網串聯階段，便參與步道運動甚深的社區大



蘇花—比亞毫國家步道系統。(圖片來源：台灣山林悠遊網)

學網絡，聯繫拜訪了金岳、東岳、金洋、朝陽等具備社造基礎，且鄰近羅東林區管理處管轄步道的社區組織。透過社區拜訪、召開說明會了解各社區現況與需求，接著著手規劃一系列不同主題的培力課程，協助補強各社區的生態旅遊服務。

課程設計上，一方面強化遊程體驗內容與傳統文化之聯繫，另一方面不斷強調社區生態旅遊之價值必須回到源頭，重視環境保護、生態保育對於社區永續發展的重要性。除此之外，培力課程中也逐步引進手作步道、生態工作假期的觀念，提供社區在生態旅遊推動上有新的想像，並以「手作步道工作假期」搭配生態遊程的方式進入社區，開始第一年的工作。

起源於1920年代的「工作假期（working holiday）」，在1980年左右開始將環境保護納入主題，而發展得最為活躍的便是「英國國民信託組織」。這類以工作結合觀光、旅遊的營隊活動，無論是在鄉村或是森林、農場、山區，活動中都不僅只是玩樂，更藉由實際勞動融入、學習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，通過環境體驗學習與自然和他人和諧共處。

近年來，隨著週休二日與國民旅遊風氣日益興盛，親近山林的登山健行活動也逐漸風行，登山步道的使用率提高的同時，遊客的體驗深度及安全性便顯得更為重要。各個步道設置管理單位，例如林務局，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，嘗試參考美國阿帕拉契山徑協會的步道志工制度，並結合工作假期的模式讓一般民眾參與步道的簡易維護，同時協助步道周邊社區及部落的產業發展。

由於生態工作假期讓人們藉由勞動為環境服務，相較於傳統以知識引發行為改變的教育模

式，從「做中學」的歷程反而更有助於參與者理解環境守護的價值，不僅因此化為重要的在地關懷行動力，也讓人們逐漸找回人和土地連結的情感與和諧共處的模式。

而「手作步道」在字面上是指「以人力方式運用非動力工具輔助進行施作，降低對生態環境與歷史空間的擾動，以增進步道的永續性與整體性。」但手作步道的理念不只著重關懷環境生態面，同時也強調刻劃在步道上的社區發展、歷史脈絡。從調查階段對當地環境的認識、人文歷史的爬梳，重新將步道與周邊社區連結起來，並導引社區居民看見古道的價值與歷史意義。

2014年起，透過系列活動的辦理，「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」修復工作假期、大南澳生態旅遊踩線團等，促使跨社區的大南澳生態旅遊遊程開始串連，跨部落旅遊動線逐漸成形、社區之間開始建立合作關係；而手作步道工作假期的經驗也為社區帶來嶄新的觀念，同時帶入與一般觀光客不同性質的族群，擴大了社區推動旅遊服務的視野，為社區環境營造導入更多專業者與志工人力。



蘇花古道大南澳越嶺段手作步道工作假期。



金岳社區楓香步道手作步道工作假期。



東岳社區蛇山步道手作步道工作假期。

更重要的是，手作步道的核心理念與在地社區亟欲透過古道，重新連結傳統文化的願景契合，因此金岳社區率先積極舉辦相關培力課程，期能學習古道修復的技術，並於社區後山整建「楓香步道」作為第一步實踐。緊接著東岳社區也開始藉由社區林業計畫的支持，展開「蛇山步道」的修復。

突破本位的跨域合作

在規劃與執行跨社區遊程的過程中，由於涉及資源協調、行銷企劃、遊客導入等諸多面向，需要建立統一的行政窗口整合，經過討論，東岳、金岳、金洋、朝陽社區皆表達願意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，共同推動區域整合平台，於是在千里步道協會的協助下，從推動共識會議開始，朝向逐步建立共同行政的旅遊服務單一窗口、社區自主營運的團隊。

於是自2015年2月起，以具合作基礎的金岳、東岳、朝陽及金洋社區為班底，歷經5次共識會議及兩場社區說明會後，決議共同推動南澳生態旅遊發展的社區合作平台，並正式於2015年10月20日更名，成立「南澳生態旅遊聯盟」。緊接著以平均每月一次的頻率召開聯盟會議，針對跨社區的合作模式、單一窗口設

立、活動遊程規劃、組織章程、公約等事項進行密集的討論，並於2016年正式推出「Aynomi 愛南澳」作為南澳生態旅遊品牌。2018年1月，以南澳生態旅遊聯盟的成員為班底，正式成立「宜蘭縣愛南澳生態旅遊發展協會」，成為目前大南澳地區組成成員涵蓋社區最多元、較具系統性發展相關產業的社區組織。

愛南澳協會的成立，一方面是為發展「Aynomi 愛南澳」成為大南澳生態旅遊品牌提供組織化的力量，並藉由發揚傳統文化、守護環境資源、資源共享、提升服務品質等目標，持續努力擴大在地社區的參與。此外，因為強調與古道的連結、凸顯文化主體性，「尋根」與古道修復等工作，也讓愛南澳協會有機會建立文化認同，慢慢型塑出貼近社區居民，而不受地方政治人物代言的在地聲音，進而建立部落與公部門的公私協力機制。

除此之外，由於以在地社區為主體的對話合作平台慢慢成熟，圍繞南澳發展議題的許多政策資源，也因此有機會打破過去不同部門之間的藩籬，透過輔導團隊與社區合作平台共同討論，促成公私合作、資源協調的溝通機制，讓包括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、勞動部、原民會等單位的多項計畫，互相補位、充分發揮效益。



Aynomi 愛南澳—大南澳旅遊地圖。(圖片來源：愛南澳生態旅遊發展協會)

結語

歷經4年多的陪伴與討論，從遊程串聯發展出合作平台，期間得到各相關部門的資源挹注，促成了南澳生態旅遊聯盟並於正式立案為協會，社區青年幹部的相互支持與人才培育是非常重要的核心關鍵。對於青年人口大量外移的偏遠社區來說，建立產業吸引人才回鄉或許是首要課題，但南澳地區的資源條件相對充足，也有在地青年留鄉、回鄉推動社區與產業工作，因此更需要的是如何參考外部的專業經驗，一步一步改善服務品質、注重細節，特別是深化遊程的文化內涵，才能展現南澳戶外活動的獨特性。

社區運作無法永遠依靠政府資源，有穩定的產業是支持社區發展的重要基礎，所幸對於

環境及文化的保存意識是社區夥伴齊聚共商「發展」的基礎，差異只在發展的策略、步驟及進程需要更多的對話。隨著聯盟的運作日益成熟，參與其中的社區夥伴在相關專業及環境意識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，這些細微的改變就具體呈現在遊程設計的討論中，特別是更加強調、凸顯泰雅族傳統祖訓（Gaga）的精神。

此外，人才與團隊的養成不能僅依賴外部專業單向的指導、灌輸，內部應建立轉化知識、自我提升的能力，團隊才能站穩腳步、獨立自主。因此相關的教育訓練主題規劃和課程進行方式都經過設計，讓參與課程的學員一方面累積未來投身產業的背景知識，同時學習、練習「對話」與「思考」，為團隊建立內部民主的討論機制。

南澳生態旅遊聯盟在2018年年初正式成立協會，緊接著便投入跨部落、以東岳「夯飛魚」為賣點的大型產業行銷活動。這4年來團隊夥伴便是不斷藉由這般以戰養戰的方式，累積經驗、磨合共識，終於有了穩定的團隊基礎，得以回頭思考、實踐最初的願景，也就是透過古道重新找回部落族人與傳統文化的連結，回到山林的第一哩路。

對南澳群泰雅族的族人而言，「南澳古道」不只是一條由林務局整建維護的山徑步道，更是「回家的路」。這條路所指向的除了遠在南澳深山，已經超過半個世紀無人居住的舊部落空間，同時也深藏著追尋傳統文化根基的象徵意義。而愛南澳協會也將和羅東林區管理處簽訂南澳古道的技術性認養，期待未來持續透過手作步道與公私協力的合作，支持南澳群族人學習yutas（爺爺）、yaki'（奶奶）守護這片山林的智慧，修復、守護這條回家的路。🌲